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五代會要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養子姓柴氏追冊聖穆皇后之姪也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邢州之別墅以其日爲天清節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五代史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之別墅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

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貲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爲己子 通鑑考異世宗實錄曰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臺之別墅 隆平集柴翁者常獨居室人以爲司寘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攻柴翁郎守禮之父史佚其名 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署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 五代史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爲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二年太祖鎮鄴改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 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留帝守鄴城廣

順元年正月太祖踐阼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爲政清肅盜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衙秋監公署毀圮帝即廣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賴之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彥超反帝累表請從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羣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祖曰冦不可縱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榮素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五代史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　五代會要廣順三年三月授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東都事畧曹翰大名人也少爲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俟召見世宗密言曰

王爲家嗣不待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
以王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
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
京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刼兵器而叛盡殺之及見
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從
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德州刺史　顯德元年正
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祖
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原注于書封晉王正其非
子矣其餘假竊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故皆無異
辭　五代會要顯德元年正月判內外兵馬事其月二
十日即位於柩前年三十四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
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
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
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
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會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
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
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言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
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

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到有不由京洛者每常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阼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洛中紀異錄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有數萬了髻小兒由是無門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即元首也

右

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為樞密副使

五代史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彌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內外兵柄咸以為愜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內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于柩前即位羣臣奉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壬寅帝見羣臣于萬歲殿門之東廡下 樂善錄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浦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浦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也

宜哉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五代史二月庚戌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舉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帝召羣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揺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銳于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刱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

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烏山否帝不悅而罷詔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闕下仍目之爲强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羣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雠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悲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

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原注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爲言故用兩相攻爲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原注與其不屈于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東都事畧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爲殿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觀察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爲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從鎮鎮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即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又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

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　又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閎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爲殿前都虞侯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徙鎭鎭寧爲殿前副都點檢　又孫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爲左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　又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羣兒戲必爲行陳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鎭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即位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爲弓箭控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內殿直都虞侯又從平三關　又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爲盜晉天福中奔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爲密州刺史高平之

戰周世宗既數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爲將
以爲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　五代史補世
宗之征河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
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
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
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
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
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
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
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
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
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皆斬之於是
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
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
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
以本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
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
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
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泊世宗
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

殺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五代史纂誤今按劉旻世家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

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聞見近錄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于是大振崇之走遂圍太原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五代史三月丁丑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為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潞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以陝府節度使韓通為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

使何徽淸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既降責授官量與升陟叙用應配流不徒役人並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稅並放內外見任前文武職官並與加恩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没者與封贈其母妻未並叙者特與叙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匡懿卒癸未詔以劉崇入冦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袞大戰于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闕劉崇自潞而南郎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既晡帝御戎服觀兵于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于村舍十九日前鋒與賊軍相遇賊陣于高平縣南之高原有賊中來者云劉崇自將騎三萬並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廂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

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今上
馳騎于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
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追之賊
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及偽樞密使王延嗣諸將
分兵追襲殭尸棄甲塡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
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偽乘輿器服等不可勝
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
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于我及與賊軍相遇
風勢陡迴人情相悅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
墜于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
虎之狀則天之助順亶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
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
是夕帝宿于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
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裘鄉兵各給絹一束匹放還本
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節
度使常思卒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夔州節度使樊
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
校七十餘人並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
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于後為奔騎所突即
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遏莫肯從命皆揚

言曰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錄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檐車歸葬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鄭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彥超爲華州節度使賞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吳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爲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鼂爲虎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遙

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王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
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
度使郭崇為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行營
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為行營都虞候以華
州節度使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
河東詔河東節度使王彥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兵自
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為隨駕都部署以鄜
州節度使白從贇為隨駕副部署 冊府元龜世宗顯
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
押步騎三千赴維州皆樊愛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既
誅其諸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維州
東都事畧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
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
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臥內莊宗滅梁以為散員
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
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
王都于定州改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
帝時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州
虜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邱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
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頼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

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遇契丹主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鬭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主乘槖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於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除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靑州周太祖封彥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卽位加太尉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原注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遂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叛于漢來附五代

史夏四月乙巳太祖靈駕發東京乙卯葬于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偽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丙辰偽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栢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嵐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偽刺史安彥進癸亥偽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偽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于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偽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及契丹大軍楊努瑚以城歸順詔授李勍忻州刺史五代會要四月追封故中書令馮道爲瀛王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五代史纂誤今按劉旻世家云旻遣王得中送楊袞歸契丹至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今本紀止書鄭處謙叛漢而來附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契

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畧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五代史五月乙亥以尚書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尚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丁丑觀兵于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鎭以靜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于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師也庚辰以前忠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鎭以永安軍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

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五代會要周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於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戶帛有差

庚午至自太原五代史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

潞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于必取會大雨
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快旋師之意
指麾之間頗傷忽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
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
悉焚棄之乙巳車駕至潞州癸卯帝發潞州乙丑幸新
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
戶帛有差庚午
帝至自河東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
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五代史景範淄州長山人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
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于國用乃以
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
屈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
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以父喪罷相東歸
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冊府元龜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極思
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穹之罔祐
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
若豈刑政之斯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之輔

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與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
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
開國男食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豁嘉
謨逮事眇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
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西府副徵發
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
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
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洪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
則順天道以序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
章而恢廟畧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
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
效因循而保位訏闕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
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景範碑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
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翰林學士朝議郎
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扈載奉勅
撰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書帝
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紊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
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
和人神三政嗣興圖史寖盛弼綸輔翊代有其人皆金

策丹書絢續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
歌頌陋篆籒之質畧我則潤之以　之淪朽
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
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
範　皇朝元佐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
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令制贈侍中遣使贈
奠飾終之典所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
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焯帝恩導揚
休所綸旨直而叙之用丕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
先出於芊姓從楚王於夢澤差　侍臣畫漢　于雲臺
丹推名將濟美垂所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
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遯絕世高臥於是者足以所
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寅大王父閏
皆貞晦不仕介亭天爵而所聿登相位而中甫之祥著
矣昔者聖人之欽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
謂人文所是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
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所於高
密郡秩滿而　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鎩北溟以未舒勢
雷之聲殷南山而不起所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
壘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

也斯而從之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粤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斯我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斯龍飛在天躬載耀靈至於胥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官斯進階至朝散大夫斯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斯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始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衆迅若奔雷分命大臣斯振帝威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淸蹕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斯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脩兵賦尤大邦之調用斯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斯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粥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斯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蹇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安勁直以自斯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

信等斯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簪雲勒銘垂休以
示千古其詞曰長山蒼蒼灊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
昌哲人之逝魂游舊鄉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古而
鄗山有類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
猗歟公兮時用丕顯顯德三年歲次　魏仁浦為樞密使
丙辰十二月已未朔越十日戊辰建
五代史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
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涼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蓄
精反覆奏乞入朝尋留其子為留後不俟詔離任故責
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進位守太傅改封
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
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彥超移鎮許州
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
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武信軍節度使
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
典軍加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鄜州白
重贊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
校太傅帝即位之初畢慶于諸侯且賞從征之功也丙
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為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
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留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義並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寮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

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衞大
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丙申以中書舍人史
館脩撰判館事劉温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
州節度使王進卒八月壬寅朔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
爲右監門衞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
邊歸藁爲尚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
以吏部侍郎顔衎爲工部尚書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
孫方諫卒已酉前澤州刺史李彥崇責授右司禦副率
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彥崇領兵守江猪嶺以
過冠之歸路彥崇初見王師已郤即時而退及劉崇兵
敗果由兹嶺而逋故有是責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
爲同州晋後癸丑以吳越國內外都指揮使吳延福爲
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假之請也以太子少師
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
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
國大長公主李重進之母也丁已以戸部郎中致仕景
初爲太僕卿致仕宰臣範之父也巳巳詔停華州鎮國
軍依舊爲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悦康澄並爲右散騎常
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
張煦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謝爲吏部

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沖乂為工部侍郎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為皇建禪院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為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邱倉縱吏卒掊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允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為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為太子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亭陵縣坐盜掠商船不捕獲也　五代會要七月進封衛王符彥卿為魏王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五代史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為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為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王晏為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為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為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為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為防禦州其軍額並停壬子以今上為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脩國史李穀等上言

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歴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于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于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間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令之左右起居郎郎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于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輸脩日歴旋送史官以備纂脩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堆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畧皆係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諸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脩撰日歴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畧之文職業免跡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令後于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已未供奉官郝光庭棄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閣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視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郤至是命令上一概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

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
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十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
贊爲兵部尚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酉以
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
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
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隄先是鄆
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
萬人三十日而罷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
致仕　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民家生
紫芝數莖以進至三年穎州進白兔翰林學士尚書兵
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　又周顯德元年
十月監脩國史宰臣李穀奏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
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並於殿階螭頭之下
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院直學士皆
輪脩日歷旋送史館以備纂脩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
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
當脩撰日歷郎奉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
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　又十
月上謂侍臣日侍衛兵士梁朝已來老少相半強備不
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高平與劉崇及蕃軍

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在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按于高平親其退縮懦然有懲革之意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于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進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手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前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五代春秋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大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師圍太原不克庚年帝至自太原

文獻通考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習務求姑息不欲簡闊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

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
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
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又周顯德元
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
室成即行之　梁溪漫志五代自唐以來中書
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内庭日歷

二年原注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
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
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而終其世
不改而本紀無譏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　玉海律
歷又有踰年而不改元者梁末帝追承乾化晉少帝襲
天福至九年孟昶仍父元明德漢高祖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　五代史
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春　顯德二
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
堪爲令錄者一人雖姻族不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
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並量事狀重
輕連坐舉主　乙未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
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
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五周年外

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御札一應在朝文資官翰林學士兩省內有曾歷藩郡兵職州縣官者宜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錄亦許稱舉並當擢用不拘選限資序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祇須舉狀內具言除官之日仍具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治職業廢缺處斷乖違並量事狀輕重連坐仍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具奏聞限兩月舉狀齊足加出使在外者候迴日准此指揮

二月御札求直言

五代史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壬戌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人之不逮哉朕承佑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于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

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
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
寡朕不足與言耶豈人之術默未肯盡心耶豈左右前
後有所畏忌耶豈高卑跡近自生間別耶古人云君子
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
之有祿位無不言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
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其
申盍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骨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
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
器量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
求之不言咎將誰執應內外文武臣寮今後或有所見
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闕失得以盡言時政
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
文但可直盡其事辭有謬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
必與留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
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
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寮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
之利病闕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
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否
藏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蓄縮者須期抑退翰林

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仕處憲綱是擊搏糺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臣如逐任官內所獻替啟發彈舉者王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為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先是貝冀之境密邇戎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凝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從築壘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衆尋至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份閭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

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三月勑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說何儼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鄰幾周度張愼徵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文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畱其李覃何儼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愼徵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斥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罽因循據其過尤宜令謔諭尙示覧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據條理聞奏

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勑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勑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夏

五代史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彥頲爲延州畱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於京城四面別築羅城期以來春興役戊午以翰林

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温叟爲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又二年四月三日勅起今後應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者經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時有庚元展居秦雍間拜殿中侍御史遽入奏州驛受軍州禮上知之故有是勅

徽南院使向訓

東都事畧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干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院使屢破太原軍會慕容彥超反以拱爲都監賊平爲陝州巡檢改知陝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中髙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今欲取秦鳳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畱守徙鎮淮南爲沿江招討使副師久駐維揚圖壽春經年未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

五月辛未宣

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李重進合衆以攻其城收淮
南道招討都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以
拱爲武寧軍節度使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從鎮歸
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　冊府元龜周向訓顯德中爲
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揚都將趙晁白延遇等
驕恣橫暴不相稟命競以子女玉帛至有封人之父夫
彊取人之妻子者出是人情大懼及訓到鎮戮其不奉
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洛陽揩紳舊聞記向中令諱拱
國史有傳令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譎勇果
剛斷眞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紛州從
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
任俠借交亡命靡所不爲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載
向謂所私之婦曰何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
與爾私常磨七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便會爾久不及
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數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
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已恨無逃避之
路會夫醉臥城外隣家子瞀殺而埋之懼爲人覺且瞀
遁矣向曰隣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
之迴責所私婦人日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
死蓋因我我不可恐遂殺其婦人擲首級於街市且自

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棹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
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
父長老有節行與故中執寇滕公善滕時尚布衣因請
計於滕曰用何術兇此子被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
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此觀其性亦易曉爾四年前有
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貧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
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揖之頷吾之子尋卻出訴貴儒
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
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羞粉矣
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粗壯很傻
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真大丈夫也我
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
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知過矣遂延入命酒飲
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賓當時俠少也尤禮倭某
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
歸謂中令曰滕秀才賓名士闔郡重之我見汝爲作恐
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乖月卯滕羼延入中合曰
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
士爾何受污於兇暴之黨賊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
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蹠待之令觀君才貌貴人爾幸自

愛無與非類同游處徼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
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
令日自此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歸拜其父曰
某雖父母生我令聞滕秀才敎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
具以叔事滕秀才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
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潞之識者
皆曰此向家千里驛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
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就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
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
之事侯盍未半載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
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
郭動爲石會關鎮遏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
之晉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
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畏途非利往矣兼近
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
侯浹旬問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
路向志不可畱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動覩其不可畱
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十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
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偏揖之四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
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裘一兩

貫盤纏外更無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遺刼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髯大面壯提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髯謂中令請兒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之語且曰僕射如此且佳三兩曰否容弟兄輩管領向許之却迴至關郭動訝之謂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向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自金方燃薪熾炭封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勸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向齋銀一牽一馬至素鞍勒全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指揮小偷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日此皆使者有不如意即痛捷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驅望隆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爲隨使孔目官漢祖位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何周祖晚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顧視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有周祖曰某兒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

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趙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壘制授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藍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為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為內典客周祖之人關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神盍師旅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戎政鞅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蠻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為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戮馬步都校何徽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戚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為內地歷南院宜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動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事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恣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東餘者好賢重士待人谿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大有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

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
言五常百行無所虧缺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
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曾向中令迴周祖
既而思曩昔之事日若非滕公吾為伏券輩所污死矣
今日立身榮貴泰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
是向中令歷立方面大動滕公為賓佐悉從行向中令
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為判官向
令移鎮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
久之壽終於洛陽私第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為府判
官己受滕公知為江南轉運使蒙滕公舉目覩中令府之
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
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束都事署王景萊州人也少為
盜梁大將王檀鎮滑州以景隸
麈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候清泰
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
州判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
戚城累遷至横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為帥
以伐景景還至常山開契丹主耶律德光死郎問道歸
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郎位加侍

中爲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徙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爲率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後封楚國夫人

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五代史五月辛未回鶻遣使貢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于今月一日領軍由大散關上路進軍次先是晉末契丹人晉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宣徽南院向訓率師以赴焉甲戌詔曰釋氏貞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創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爲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弊諸道州府縣鎮村坊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

尼前賸併于合留寺院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
敕額寺院祇于合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
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
鎮坊郭及二百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
郡無敕額寺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
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
不得奏請創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
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
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
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
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
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留髮髻如有私
剃頭者卻勒還俗其本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三
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
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錄
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
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
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男女
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
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

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並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試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衆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帳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腳出入往來一切取便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戶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渥爲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儼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

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畱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州府不得奏薦畱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有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爲定遠軍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義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爲鄧州節度使　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勑一條流僧尼畫一如後一諸道州府鎮村坊應有勑額者仍舊其無勑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神像及僧尼與限一月騰併於逐處州軍縣鎮合畱寺院內安置所有殿堂屋宇仰封收管所有資財衣鉢斛斗孳畜什物並仰分付本主一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勑額寺院只於停廢寺院內選一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或院僧尼各畱一所若無尼處只畱僧寺院一所其在軍鎮及偏鎮坊郭戶及二百戶以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勑額寺院處於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畱兩所一兩京諸道州府除見畱寺院外今後不限城郭村坊山林勝境古跡之地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如有僧尼俗士輒違勑命者其主首及同勾當人並徒三年仍配役其僧尼流勒還族本州府錄事參軍本判官縣令佐並除名配流地分廂鎮職員所由當並嚴斷長

吏奏請進止一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上今後不得奏
請剏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如違仰御史臺彈奏　又
勑兩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
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
目申州司攢帳委錄事參軍本判官點檢至五月終已
前文帳到京如出限不到及漏畧僧尼寺舍申奏函恭
其本判官及錄事參軍州縣官典並等第科斷今後僧
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如有身死還俗逃亡者旋
申報逐處州縣次年帳內開脫其餘巡禮行腳出入一
切取便其年諸州供到僧帳見存寺院二千六百九十
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十六見在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又勑條流僧尼盡一
如後一令後僧尼不得私剃頭應有人志願出家者並
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
許得出家其師主須得本人家長聽許文字得容受男
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
得經本州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
合勑條者只仰聞奏其未剃頭間留髮鬢如有私剃頭
者卻勒還俗其本師主決徒三年勒還俗役三年其本寺
院三綱知事僧尼杖八十並勒還俗一僧尼不得私受

戒只於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府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前項經業其大名府等三處戒壇只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合勑條者分析聞奏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本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如引試經業不精輒與剃頭受戒者本試官當行朝典一應合剃頭受戒人等仰逐處于天清節一月前具姓名鄉貫寺院年幾及所習經業申奏候勑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不得非時施行起令後如有僧尼剃頭受戒無祠部憑由者所由並還俗一應男子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侍養不聽出家如違其本師主重行科斷一應會有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祖父母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貸罪僭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其地方巡司官吏不能覺察者仰概申奏一自前多有逃避軍人投寺院出家在所俗徒不畏官方便與剃例起人後有向在軍門而帶瑕痕逐處寺院輒敢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鄰房同住僧等仰名切收捉禁攙申奏地方官所出不能覺察重行科斷一應有僧尼衷私擬道院舍私與

人剃頭受戒及容賊盜惡逆徒黨姦細背軍之人輒拔剃者其僧俗中有能告官及地方分所由節級自收捉到者以本犯僧尼衣鉢資財充給優賞一應有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煉指釘截手足帶鈴燃燈諸般毀壞肢體戲弄符篆左道妖惑之類今後一切止絶如此色人仍所在嚴斷遣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處分所有犯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府鎮職員所由公然容縱者重行科斷一應有懷才抱器或武或丈寄跡空門莫遂展志其中有願出仕宦者仰逐處長吏發遣赴闕少壯驍勇之人願在軍門者亦仰中奏必當量材錄用　若僧尼中有情願歸俗者一切聽許所在不得攪擾　又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童子科請依晉天福九年勅停罷其任改就別科赴舉從之

秋

五代史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留國公和凝卒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圜丘方澤及太廟即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祿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

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飲齕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闕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

九月丙寅朔頒銅禁

五代史九月丙寅刱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為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為司徒詡並為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寮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闕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支等二百人至闕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勅國家之利泉貨為先近朝已來久絕鑄造至於私下不禁銷鎔歲月漸深奸弊尤甚今採銅興冶立監鑄錢冀便公私宜行條制起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裝鉸所

用銅限勅到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其私下所納到銅據斤兩給付價錢如出限有隱藏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所犯人及知情人徒二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七十捉事告事人賞錢十貫一斤至五斤所犯及知情人谷徒三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九十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貫五斤已上不計多少所犯人處死知情人徒二年配役一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一百捉事告事人賞錢三十貫其人戸若納到熟銅每斤官中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其銅鏡令官中鑄造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於諸處興販其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官物舊用銅製造并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即時收造仍今後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冊府元龜顯德二年九月巳丑天清節帝御廣政殿文武百寮上壽 玉海周世宗縣德二年九月丙寅詔禁天下銅器始議官鑄錢毀天下銅佛以鑄 又晃氏志陶岳撰貨泉錄一卷記五代諸候壇收錢幣之由

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

五代史闘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于黃花谷擒僞命都監王繼孫範等一干五百餘人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除詔以玭爲鄧州刺史先是帝以

西師久次艱于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迴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悅至晃果成功焉甲子秘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別駕坐先假竇氏圖書隱而不還也

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

五代史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于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丁亥以右散騎常侍康澄責授環州別駕左司郎中史又元責授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責授均州別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禎責授登州長史澄等奏使浙中迴日以私便停留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坐妄貢章疏斥蕭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　玉海後周紀顯德二年十月癸酉幸禮賓院

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

五代史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

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諭淮南州縣詔曰朕自纘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脩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弔伐之義蠢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黃寇之紛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啟兵端誘為邊患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應援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啟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覩釁而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糴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姦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為讎罪惡雜名人神共憤今則推輸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晧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闡聲斂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徒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恡旌酬士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

丹青苟或耕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命禁止云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王子潞州奏破河東賊平于祁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僞命節度使王環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內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巳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巳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王戊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南賊于來遠鎮

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五代史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頡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奏節度使劉詞卒已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山口鎮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

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上將軍是冬命起居郎文舉徵殘租于宋州文舉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乜數千寃號之聲聞于道路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千人物議以爲不允 五代春秋乙卯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帥于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晉王崇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玉海東京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世宗廣而新之顯德二年四月展外城王朴主營度薛可言史儉蓋萬康彥環之徒司工築樂宋滑曹鄭之民十餘萬城之農隙興板築東作則罷陶穀爲之頌三年彰信節度使韓通築 畫墁錄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爲城也

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文獻通考晉太康平吳記二卷陳氏曰周吏部尚書張昭撰世宗將討江南昭采晉武平孫皓事迹爲書上之

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東都事略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晉天福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即位爲侍御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及進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師還加同平章事改鎮歸德兼侍衞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甸重進爲招討使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憚太祖太祖既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鎮益疑懼太祖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爲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及問太祖命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閒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撫之遂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皆爲宿衛太祖召而語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

速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而去重進方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遂赴火始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

甲寅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

五代史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于上窑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所居官坐乾沒外孫女霍氏之貲產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奏大破淮賊于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彥貞生擒偏將咸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副馬五百匹

先是李穀駐軍于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棹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絕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鑾輅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于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泝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收之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晁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於州西北淝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於下蔡庚申耀兵於城下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於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　春明退朝錄云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　清異錄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澄撰版文曰漆圭丞閔沙府先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窆□之穴皆鋪沙以防

陰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常引用之

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

五代史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于路左坐橋道不謹也朗州節度使王進逵奏領兵入淮南界戊辰盧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餘于盛唐獲都監偽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尚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為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為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以奉鄰歡設或俯覽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乂蒼黔慶維大之相聞泰瓊瑤以為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聽高命道塗朝出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乙亥今上繫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

李景遣其臣偽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偽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叙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令坤上表偽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千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朗州節度使王進逵為部將潘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為帥行逢至朗州斬叔嗣于市

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為竹龍都部署

是月取光舒常州原注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日　五代史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偽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寮再上表請聽樂部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七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帥蜀軍也奏鳳之役為王

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偽司空孫晟偽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彥穎奏蕃眾與部民為亂尋與兵司都監閭紹掩殺獲其酋帥高闊兒等十人礫于市彥穎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于茲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為聲教各擅烝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于前王道不方于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且農戰交脩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一昨迴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咎將詮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眾無遺棄甲偃屍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滌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早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

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
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並到行朝
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
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以信明
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恒用此道以正萬
邦朕今躬統戎師龔行討伐告于郊廟社稷詢于將相
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
便議班旋眞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厤士庶之心
匪獨違天兼且咈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
黃大軍悉集指期尅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
必若盡淮甸之土地爲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
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遺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任免
達物類之性俾安鄉士之情至于側去尊稱願輸臣禮
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詧之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之事
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令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
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事貲眞懃辭匪枝
游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不貲于天地信若丹青
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
自玆絕竊以陽春在候庶務繁思願無廢于節宜更自
期于愛重音塵非遠風褱猶殊翹想所深勞于夢寐又

賜其將佐書曰朕自類禡出師麾旅問罪絕長淮而電
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提相繼至若兵與之所
自衆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大第不勞盡諭必
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
非無謝答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
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舉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
不徒遷必若自進以南盡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
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義朕豈忍人必皆別
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谷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
勉攖恒久之利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闕使
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于
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
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
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
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　東都事畧王寄琦字仲寶河
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爲鐵騎指揮使世
宗征劉崇以功領勒州刺史寄琦沉殺善謀所至有政
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寄琦
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寄琦
方進軍援黃州閤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敗

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聞濠梁審琦先拔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逼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

五代史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為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于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為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敗將佐陷沒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于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于州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令上表大破江南軍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提遣陸孟俊領兵追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令上領步騎二千人屯于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遂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追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若不可勝紀已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千潛頭堰獲漣州刺史泰進崇丙戌以宜徽南院使向

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丁亥車駕發濠州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稽神錄周顯德乙卯歲僞連水軍使秦進崇脩城發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復得一鉼中更有一鉼黃質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其明年周師代吳進崇死之

五月乙卯至自淮南

馬令南唐書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

赦京師因

五代史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溫卒戊午以江南偽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偽犯者捻捉送官　五代會要顯德三年五月勑應天下令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紬布綾羅錦綺及諸色疋帛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偽冈冒取價如有物色以上等限一百日內並須破貨了絶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賣者仰所在節級所由捻捉送官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因五代史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為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為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械為隴州防禦使遥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許州王彥超移鎮永與軍鄧州田景咸移鎮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紮並停任坐鞫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陶穀為兵部侍郎充翰林院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為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為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輕重並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彥琦為太子太師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為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賜國軍為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砦王師不利先是詔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于壽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柵而入其攻

城之具並爲賊所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砦亦不能救時城堅未下師老于外加之暑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頓令上自六合領兵歸闕過其城下因爲駐留旬日王師復振

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五代史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淸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庚子盧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于州界庚戊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向訓自揚州班師廻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盜賊充斥舒蘄和泰等州復爲吳人所據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

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五代史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澤州張澤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歷上之命曰顯

德欽天歷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于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迴指賊衆稍卻因爲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部王敏停任坐薦子壻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　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五代史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左衛上將軍楊信爲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　冊府元龜三年九月癸丑天淸節賜文武臣寮衣有差宰臣率百官詣廣政殿上壽如儀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　五代史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號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愼擇漸至因循應悉諸司寺監今後

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
止委無訛監勒本司官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
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除從前後格勑
處分仍每年祇得一度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
時有司請為后立別廟禮也已巳詔彰河已北郡將並
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壬申以
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事宇文瓊為武清軍節
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
賊于盛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
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
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
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
學為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于取士授右拾遺閤者
駭其事至是為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甲申宣授
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袁彥為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
子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卒玉海後周顯德 十一月庚
三年十月立二稅限夏以六月秋以十月
五代會要三年十一月詔廢天
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下條祠仍禁擅興祠宇如有功

續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聽勑裁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

原注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

五代史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江南進奉使鍾謨責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衛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于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痺請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祿卿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秘書監判光祿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王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發陳蔡宋亳頴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貽右補闕男士衙賜學宛出身奬廉吏也癸未詔兵部尙書張昭纂脩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又詔日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塡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

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於朝官
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進書籍各求眞本校勘署校官姓
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
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塌山北　五代會要顯德三年
十二月敕太祖實錄并梁均帝唐淸泰二主實錄宜差
兵部尚書張昭脩其同脩撰官委張昭定名奏請　五
代春秋丙辰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域壬寅帝南征李重
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
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五代史補
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聚不第慨然有慮外之趣隱居
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木服思欲
牢籠英傑且以搏會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
暑於是召到關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
之未幾賜之書勑陳搏朕以汝高謝人褱栖心物外養
太晧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
居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
涂暫來城陽浹句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
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
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
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

知悉郎陶穀之詞也初摶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眞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上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下

廬陵歐陽修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二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五代史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請書爲廢帝實錄從之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破淮賊五千人于壽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僞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達留駐濠州遣其將

許文縝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泝淮而上至紫金山設十餘砦與城內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爲運糧之路至是爲重進所敗戊申詔來月幸淮南 五代會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敕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令請令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伏緣漢隱帝君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從之 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 五代史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閤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餘丁黃著砦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二月詔曰文武百寮起今後每遇入閤日賜廊下食 三月丁未克壽州 原注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贍實不

降故書周自克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難取則見仁
贍之節著不書死者仁贍自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死故
列之死節傳　五代史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于紫
金山下命令上　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砦斬獲數千
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
璘各舉砦來降降其衆萬餘人翼日盡陷諸砦殺獲甚
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稹前湖南節度使邊鎬
其餘黨泝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泝淮北岸追賊及晡馳
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
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
構浮梁于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于
壽州東山口皆上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
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
郎命屯鎮淮上已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
南降軍許文稹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
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
撫翼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
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
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于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
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

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並不問罪如有曾來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讐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並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蠲革辛亥以僞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賞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掊斂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報汀云準詔赴闕汀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其實故有是命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于壽州開倉賑饑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 夏四月己巳至

自壽州已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五代史夏四月已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痺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于都市御厨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時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夫有就瓦中啖飯以柹爲匕者大怒斬延希而罷延勛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誠再贈太傅追封吳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誠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侗再贈太傅追封鄭王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冊莒國長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冊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遜

再贈右武衛大將軍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分爲六軍共三十指揮賜號爲懷德軍

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

五代史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寮衣服書始也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于本郡時太常博士張紀檢視本州夏苗移牒希進分檢希進以不奉朝旨不從紀具事以聞帝怒遣使斬之丁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今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節度使未於正衙宣制至是移鎮滑臺故自永州防禦使授焉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並典軍如故己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以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閻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並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獲戰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詔中書門下差官詳定格律中書門下奏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詳定侯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帝既誅孫晟尋竄謨爲耀州既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乙酉詔在朝文資官再舉堪爲令錄從事者各一人　五代會要四年六月敕一應在朝文資官各令再舉一人堪充令錄及兩使防禦團練軍事判官者自前或因公過微有殿犯者亦許稱舉餘一準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處分　秋　五代史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先是詔行德分兵屯定遠縣既而爲淮寇所襲王師死者數百人帝懲其僨軍之咎

故以環衛處之以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責壽春南砦之敗也壬辰以刑部尚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酉司農卿王敏卒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即便停罷强猾者因玆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辭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七月敕起今後應有人論訴物業婚姻自十一月一日後許承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自二月三十日已前如有陳訴至權停日公事未了絕者仰本處州縣亦與盡理勘逐須見定奪了絕其本處官吏如敢違慢並當重責其三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已前如有婚田詞訟者州縣不得與理如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 五代史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

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丙
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
太常卿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膺力堪爲軍職者
一人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禎右千牛上將軍邊
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
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
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禎已下皆吳蜀之士
也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
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
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
蜀廻蜀主孟昶寓書于帝其末云昶昔在齠齔即離并
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
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尊馳信使謹因胡立行
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
使既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
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感故歸立于我昶本生
于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
答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內艱並起
復舊位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
爲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

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郎 冊府元龜四
年九月丁未天清節百辟上壽如儀賜內外臣寮衣有
差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
點檢壬申南征五代史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壬戌
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敕令光廣
造軍士袍襦不即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
解帝起入宮遂戮于都市令光出勳閥之後歷職內庭
以清慎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
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寃之戊午詔懸制科
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日經學優
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科不限前
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幷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條
奏請興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
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
月內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
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辰駕發京師壬午
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
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十一月癸未朔以內客省使昝

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駞以濟令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擒其戰艦而廻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于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于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泝淮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于月城之上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廷之問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不出遂致翹翹之楚多至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之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

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先是兵部尚書張昭上章請設制科故有是詔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原注身居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附見南唐世家

丁丑取泰州五代史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譟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偽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盪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

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卽于京師大集工徒修成艘艦踰歲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泰州平　五代春秋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來歸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

隆平集馬仁瑀傳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至應弦而斃

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

原注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知故尋其死末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遐彥卿昭業皆以事迹不完不能立傳然

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矣　五代史顯德五年
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宮稱賀乙酉
降同州爲郡右驍衛將軍王環卒丙戌右龍武將軍王
漢璋奏攻海州戊子詔諸道幕職州縣官並以三周年
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內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已
丑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庚
寅發楚州管內丁壯開鸛河以通運路乙巳帝親攻楚
州時令上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解甲冑親冒矢石麾兵
登城丙午拔之斬僞守將張彥卿等六軍大
掠城內軍民死者萬餘人廬舍焚之殆盡　二月甲寅
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五代史二月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贇以
城歸順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丁卯駐蹕于廣陵詔發
揚州部內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盪之後居
民南渡遂于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戊辰遣使祭故
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州節度使徐溫等墓癸酉幸
揚子渡觀大江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
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時
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
之而退　東都事略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

氏春秋仕晉爲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
師屢挫太原而居城署地功爲多隰州闕守謙溥攝州
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
服絺綌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勸兵不
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縋城銜枚薄賊營破之逐
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爲澶州巡檢改丹州刺史　三
月壬午朔如泰州
五代史補世宗既下江北駐蹕於建
安以書召僞主僞主惶恐命鍾謨李
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
罷兵世宗且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門頃道
以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
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
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
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
一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歸勿言當速歸報汝主
令徑來與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
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
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
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
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

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賫書安之然後凱
還諭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
以禮可謂得
大君之體矣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
十有四州以江為界原注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書之
見其本志所止　五代史三月壬
午朔幸泰州丁亥復幸廣陵辛卯幸迎鑾江口遣右武
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觀寇癸巳帝臨江
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
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而迴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
繼勳為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
大破賊軍于東汭州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
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穀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
香藥犀象等覺至行在覩樓船戰棹已泊于江岸以為
自天而降愕然大駭丁酉荆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
至鄂州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
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
隻于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黃
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為界帝報曰皇帝恭問江南國
主使人至省奏請分割舒廬蘄黃等州畫江為界者頃

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搆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敦久要須盡纏陳今者承遣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旣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干烟塵師旅便還于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潤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巳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其廬黃蘄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內候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及軍都家口丁畢秪請差人勾喚在彼將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

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謀欲傳位于世子使附庸于我故遣陳覺上表陳叙至是帝以旣許其通好乃降書以荅之日別覩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懐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論追悔之事無非尅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卽今南北才通疆場甫定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

理勿倦經綸保高義于初終垂遠圖于家國流芳貽慶不亦美乎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事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頌徐緯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剝落將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于東京放牓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為保信軍甲辰以右龍武統軍趙贊為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為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遣鹽城監使申屠詡齎書及御馬一十匹金銀銜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誘先為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已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觔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

使徐溫各給守冢戶應江南臣寮有先代墳墓在江北
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　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三
月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
揀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貢舉院奏今年新及第
進士等所試文書或有臧否爰命詞臣再加考覈庶涇
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慶徐緯張
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未至精敏念
以頃曾駁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
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助董咸則
杜思道等未甚精者並從退落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
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人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
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濤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
率先及第進士以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且以所
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復試
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顯德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會
濬汴口導其流而達于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為淮賊所
決自埇橋東南悉湮為汙澤帝于二年冬將議南征卽
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部內丁夫因其古堤疏而
導之東至于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為無益惟帝不然
之曰二三年之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由是江

淮舟楫果達于京師萬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玉壺清話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路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

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　五代史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遼進買宴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遼俱來獻壽觴　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靼遣使者來　五代史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于行宮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

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用刑傷于深刻戊午以前延
州留後李彥頵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
主入於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昝居
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準詔赴北邊
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
舍府署延燒殆盡五月辛巳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
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
將士殁于王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並量才錄用傷
夷殘廢者別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潁許蔡
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稅物並與除放云丙午命端明殿
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
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
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
訓爲襄州節度使以今上爲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
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
酬勳止于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爲允癸巳以
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
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
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
三門曰朱明景風畏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

元德長景愛景辛丑辛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穀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賜江南世子李宏冀器幣鞍馬等別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郡素號繁饒然于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歷日一軸

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

五代史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癸酉禘于太廟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　五代會要顯德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

之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

頒均田圖 五代史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戶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以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刑統奏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民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閏月壬子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濟原縣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于西山下斬首五百級八月庚辰延州奏荏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已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 五代會要詔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

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繁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緊乃動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王可領也

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

五代史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並放歸江南時延魯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于其世子宏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駞三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駞二十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于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遣使貢方物壬申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九月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於王津園張教坊樂先是上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念內臣之勞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五年九月壬子天清節賜文武臣寮衣有差既而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義代李景捧壽酒觴以獻既罷百官詣相國寺修齋

冬十月丁酉括

民租
五代史冬十月己卯以戸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于巴邛故也丙戌邠州李暉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于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並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頴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五代會要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治弊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許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勅

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五代史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從儼之奏也

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詔義李筠奏破潞州長濤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于近郊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十一月以尚書司勳郎中何幼冲爲關西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東都事畧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爲國子禮記博士校定

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無祧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爲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中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與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至國初上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崇義爲學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玉海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竇儼集通禮儀上言禮者太一之紀五品物之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軌量昭承物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在錄一代之事包五禮之儀比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要在二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之後戎祀朝會多以市壓草定儀注前代矛盾舛多秕稗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令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內名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又周世宗詔聶崇義參定郊廟器玉顯德四年二月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命國子博士崇義爲之圖又詔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三禮舊圖是隋開皇中敕官修撰又取舊圖十卷形制缺漏文字

省署名數法式上下差違前後六本大同小異唐張鎰洎諸家所撰蓋久傳不知所自崇義於顯德三年冬十月定郊廟所器玉因遂刪改其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者郊器其制胡簋車輅之類是也名義多而舊圖畧者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名無制者畧而不圖仍別叙目錄共爲二十卷冕服第一至喪器第十九終以目錄一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以傍引疏義事有未達則況以漢法圖有未周則詳於目錄

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五代史十二月丁丑朔郢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舊有田二萬頃久爲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乘市坐摧殺降軍四人也丙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宜停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榷稅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内祗直戶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並省甲午帝狩于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己亥詔

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常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僞太傅中書令宋齊邱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吳人大權覺與徵古皆齊邱門人因進說于景請委國事于齊邱景縣是銜之及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于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于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諧齊邱等故齊邱等得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等貶官尋並害之景既誅齊邱等令鍾謨到闕具言其事故書

五代春秋戊午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帥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眞使阿辨來

五代史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中文炳爲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眞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爲部曲所

殺乙丑賜諸將射於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
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
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
名并所試文字院奏聞候敕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
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詔尚
書省集百官詳議律亦以爲可語在樂志二月庚辰發徐
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
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于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
疏導蔡河以通陳穎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
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
爲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湖州爲節鎭以宣德軍爲之
軍額以湖州刺史錢偡爲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
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責授右贊善
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
五代會要六年二月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
東流下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
丈河以通漕運　又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弊衣冠闌
入中書升政事堂吏叱之曰爾何人已據牀而坐何人遣
爾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其事白于宰
臣宰臣此密令人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

崩明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　冊府元龜顯德六年二
月幸太清觀觀所賜鐘焉先是於乾明門外新修太清
觀既成帝聞濮州有一鐘其聲甚撫每擊之聞數十里
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故往觀焉　又顯德六年二
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為右補闕仍賜衣一襲烏
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是時
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臣以平
燕論試之既而冕著論盛言燕可擊甚愜帝旨故有是
超拜復厚加賜賚焉　老學庵筆記諺有曰濮州鐘世
不知為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此亦不
能對予按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
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
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
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三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
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東都

事畧吳延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校及
郎位為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郎位遷右羽林將
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
世宗征關南以延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

密使癸酉停給銅魚五代會要周顯德六年三月敕諸道牧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符契其諸納銅魚宜廢之容齋隨筆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玉海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罷銅魚牧守並特降制書甲戌北征是月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五代史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內幸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昝居潤為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部署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饑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甲戌車駕發京師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冊府元龜顯德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於乾寧軍賜城內二寺名額一曰迎鑾二曰順聖從僧之請也辛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原注州縣廢置不書此書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

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五代史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為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偽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自北以西水路漸隘舟師艱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于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至瓦橋關偽守將姚內祗以城降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隆平集姚內祗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祗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東都事畧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冦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冦 五代史補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閣其親征君臣恐懼訟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胥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為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

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嘗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爲燕燕者亦烟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原注復中國故地故不書契丹

甲戌至自雄州五代史五月乙巳朔帝駐蹕于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彥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爲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僞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於軍市乙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于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隸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入河東城界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泉州節度使留從效遣別

駕王禹錫奉貢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以詔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詡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自雄州

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退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恂懼時張永德為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于是羣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唯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旦夕之勞而遲回于此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間為世宗言如羣臣旨世宗問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以羣臣之意皆願為此世宗孰思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敎獨不喻吾意哉然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

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

原注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嫌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皇后符氏文理宜然無褒貶也

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

五代史纂誤今按家人傳乃是封宗讓其名誼者雖亦世宗子然已先亡矣

戊子占城使蒲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

國老談苑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絶之爲相輔居第十一間門屋廡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止馬高大門門不能容世宗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又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於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平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喜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又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令是時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

赦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今刑統中强率斂入己並同枉法是也質之守正不囘大率如是　又周世宗嘗欲以寶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事文類聚別集沂公筆錄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酣卽可爲宰相矣　錦繡萬花谷前集本朝蒙求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又前集文公談苑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質當判事語吏曰堂判之事並施簽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眞識大體吾不如也

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

原注年三十九　五代史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丙子以皇女薨輟朝三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事晉州節度使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砦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彥卿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皇長子宗

訓爲侍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讓爲左驍
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
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
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
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移鎮鳳翔戊
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
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
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
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
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
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兼
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落軍職加檢校太傅依
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軍之物皆令自京
遞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揭
物者其上卦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今
上始受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
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
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
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
三司癸巳帝崩于萬歲殿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

王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是日羣臣奉梁王即位于殿東楹中外發哀其年八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二月壬寅朔葬于慶陵宰臣魏仁浦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云史臣曰世宗頃在仄微猶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不日破高平之陣逾年復秦鳳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辨姦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嘗言太祖養成二王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稟性傷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遂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并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于康濟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六月辛卯辰已間天地晦冥澍雨驟降雨中有腥氣是月世宗崩　又六月十九日崩於大內之萬歲殿年三十九其年十一月一日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哀冊文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撰謚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魏仁浦撰謚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判太常寺竇儼撰年號一元稱

顯德盡六年宰相五人范質李穀王溥景範魏仁浦使相三十五人高保融錢宏俶王饒李彝殷安審琦符彥卿白文珂李宏義趙暉武行德王晏侯章王繼宏王景郭從義孫方諫王守恩李暉扈彥珂折從阮劉詞郭勳李宏信楊信鄭仁誨曹英郭崇王彥超李筠王逵周行逢李重進向訓韓通張永德大將六人令上李重進張永德韓通韓令坤袁彥 五代春秋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文獻通考周世宗實錄四十卷陳氏曰監修官晉陽王溥齊物修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 五代史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之府第 五代會要恭帝諱從訓世宗後宮所生廣順三年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以其日爲天壽節 世宗卽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 五代史顯

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　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六月封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五代史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即位而退　五代會要其月九日即位於柩前癸卯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　東都事畧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舉進士爲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䟽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

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
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
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于事還則
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
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給之或親戚為之首
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
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罪其一村一
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
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鄭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
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
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
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之著矣
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
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
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代亂勢無不克但
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多
見聽納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有五
德曰潤曰暵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
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
之通證羨備過穴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

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
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乂昬不明
苦雨數至水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
之水是已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贄盡忠而斥遠裴延
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夜天豈虛生世宗甚善之并翰
林學士　玉壺清誥竇禹鈞生五子儀儼偁僖侃儀弟
儼素蘊文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鍾磬挑
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完調
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樂章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
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
筦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
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
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
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
奎主文章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
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
究悔其博如此　明
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
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

遼使五代史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于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臣僚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大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以太常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 居潤東都事畧昝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泰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留守遷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

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五代史秋七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虛破戶也丁巳百僚釋服尚輦奉御金彥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

臣于其王故及于罪庚申以邢州節度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彥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軍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壬戍以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鄆州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爲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

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
延釗爲潭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
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
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同
寅制皇帝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
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日定功之舞歌辭不錄是月
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
漲溢漂溺廬舍損害苗稼
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
王熙謹紀王熙誨斬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
五代史八
月甲戌朔
以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爲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
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尊諡曰睿武孝文
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
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
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
魏王符彥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
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荊南節度使檢校
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
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
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

涼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
府儀同三司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
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
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
中郭崇加檢校太師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
筠加檢校太尉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
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
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盧
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
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
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
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並
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
傅李萬全為延州節度使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
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宗讓加檢
校太傅進封曹王改名熙讓熙謹拜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食邑三千戶熙誨拜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蘄王食邑三千戶
制下郎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晉國長公主張氏為
晉國大長公主以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藥元福為

曹州節度使進階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書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吳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史佺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乙未以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戊子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並加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渭爲太僕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佺卒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文昌雜錄云別叙孝經者紀孔子生卒之年月越王孝經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答皇靈孝經言五德之運王孝經新義兼及王遜之術皆無當於孝經義九

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五代史九月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彥頵卒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戶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贊爲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

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赦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並加柱國賜金紫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戶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公以太子詹事劉溫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是月京師及諸州郡霖雨踰旬所在水潦爲患川瀆泛溢

冬 五代史冬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錯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遂爲將作監致仕丁亥太子太師薛懷讓封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貞惠皇后廟歌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戊戌以前相州西後王暉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宏冀卒遣御廚使張延範充弔祭使

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 原注在鄭州管城縣

高麗遣使者來 五代史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于慶陵以

貞惠皇后劉氏祔焉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寮奉表稱賀戊午廢兖州廣利軍依舊為萊蕪監壬戌升鳳州固鎮為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卒甲辰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錄從之甲戌改萬歲殿為紫宸殿甲午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萼卒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戶 五代春秋巳未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原注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爾梁亡見唐之速漢亡見周之遲也唐欺天下以討賊周欺天下以立贅故書梁亡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于討賊也以漢亡見周之立遲則知立贅者僞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弑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五代史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

石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合勢詔令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于陳橋驛未曙兵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　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　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謡獄訟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今上于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于便殿百寮進名奉慰尋遣中使監護其喪以其年十月歸葬于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諡曰恭皇帝陵曰順陵　五代會要顯德七年正月禪位於宋其年降封鄭王年八歲宋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其月十日追諡恭帝葬順陵在世宗慶陵側年號一房依舊稱顯德宰相三人范質王溥魏仁浦使相二十人高保融錢宏俶符彥卿武行德王晏王景郭從義向拱李宏信郭崇

王彥超李筠李重進李穀殷周行逢楊信韓通張永德
李宏義侯章大將七人今上張鐸李重進韓通韓令坤
石守信高懷德　五代春秋庚申七年正月甲辰帝遜
位于我宋　宋贈韓通中書令誥易姓受命王者所以
銜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
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
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其歷于艱貞
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祚百姓樂推言念元勳
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
龍之舊　太平治跡統類世宗一日於文書襲中得木
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世宗異之時曲陽張永德
為殿前都檢點命上代之累遷歸德軍節度一日上夢
從世宗遊池上世宗取印視之迴顧梁王弗與而授於
上上嘗從布衣辛文悅肄業文悅亦夢邀駕既拜乃上
也又有青衣童子升中書據牀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
來忽不見其幽顯符應如此時周帝幼冲故中外密有
推戴之意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北漢兵自上門東下
與契丹入寇命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輔政凡
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人望固已歸之王
子鎮祆節度慕容延釗先發時都下讙言將以出兵之

日策點檢爲天子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日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征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皇帝弟及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見從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及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議定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辭叱之曰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去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不變不可知也但當急入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爲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曰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

不協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指揮使趙匡義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振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爲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淩暴入城不得侵掠擅劫府庫汝等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諸校皆稟命時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在城中上憂之遣楚昭輔先入問起居石守信嚴兵守左掖門昭輔至納之昭輔見上母具陳士衆擁戴之狀瑯琊夫人王氏侍側有懼色上母言笑自若曰吾兒生時神異吾知其必享天命上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時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

倉卒遣將我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則出血溥嘂不能對
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
巡檢太原韓通自內廷惶遽奔歸率諸衆備禦散員都
指揮使蜀人王彥昇遇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
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
軍士解甲還營大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
等俱至太祖嗚咽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一旦
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不肯拜列校太原羅彥環
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
質等不知所爲乃言古有受禪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
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
子勿負先帝舊恩上許諾質等降堦列拜呼萬歲奉上
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周帝
下制禪位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
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
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東都事畧楊徽之歷右拾遺
太祖爲時望所歸嶽之上書言其事及太祖受禪太宗
見其書謂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　五代史補高祖之
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
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

衆中曰相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有侵犯者皆殺之由是爲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爲報答以堆集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才器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殆應於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清異錄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一夜森後大宋受命

涑水紀聞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畧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

洛中紀異錄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麄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何人也答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宋州尋白於諸相相曰此狂人也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痕困卒逐之出外今上移鎭商邱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因宋

州官家是天命已兆之也文獻通考開運末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嘗挾彈持銅丸走椽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又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氏爲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兼之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縶而謠言益盛洎趙太祖受禪始悟焉又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久之時太祖方北征知星者苗訓指謂親吏楚昭輔日天命也是日周恭帝遜位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原注備詳喪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致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

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玉海顯德二年二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崇文目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中興書目大周正樂八十八卷周顯德間中書舍人竇儼撰儼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儀樂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夷樂之名甚備按儼末卷論叙六詔編樂書叙論譜記凡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新曲譜三十六卷合前為十二帙象期之數今書八十四卷卷具存曲譜惟有黃鐘大呂餘皆缺議刑統邵氏聞見錄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惆然久之後之祆廟後門

見一士偶短鬼其貌肖荼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
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
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
定是爲刑統　清波雜志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
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
日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
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
爲奸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
魯公存心尚何酷
吏寃獄之爲懼
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
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
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
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
是羣臣皆不敢言括異志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
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

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
斧鉞自胸鑱破其後世世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
云　隨手雜錄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眞定像高
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礮擊之中佛乳
竟不能毀未幾世
宗癰發乳間而殂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
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
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
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
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
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
重而僥倖一勝于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

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況恭帝當紈綺之沖年會笙鏞之變響聽謳歌之所屬知命歷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終諡爲恭固其宜矣

稽古錄臣光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屢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于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固敗爲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于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陳又以桴鼓之隙治歷律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啟聖人而授之矣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容齋三筆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予既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愛能何徵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

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熙以督修永福殿而使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覆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使楚州防禦使張顧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文獻通考唐餘錄六十卷晁氏曰皇朝王皥奉詔撰皥芟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諸家之說做裴松之體附注之以本朝當承漢唐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唐餘錄寶元二年上之溫公修通鑑閒亦取之皥曾之弟陳氏曰是時惟有薛居正五代舊史歐陽修之書未出此書有志有記有傳文博采諸家小說做裴松之三國志注附其下方蓋五代史也館閣書目以入雜傳類非是 又唐末見聞錄一卷晁氏曰皇朝閻自若纂乾德中王溥五代史成自若之父觀之謂自若曰唐末之事皆吾耳目所及與史冊異者多矣因話見聞故事命自若志之陳氏曰題常山閻自若撰記五代及諸僭偽事其序自言乾德中得於先人及舅氏聞見且曰傳者難驗見者易憑考之史冊不若詢之耆舊也然所記亦時有不同者如李濤納命事本謂張彥澤今

乃云謁周高祖未詳孰是又五代補錄五卷晁氏曰
皇朝陶岳撰祥符壬子以五季史書闕畧因書所聞得
一百七事陳氏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七條岳雍熙二
年進士 又五代史闕文一卷晁氏曰皇朝王禹偁撰
錄五代史筆避嫌漏畧者以備闕文凡 又五代史纂誤
五卷雜錄一卷晁氏曰皇朝吳縝撰凡二百餘事皆歐
陽永叔新五代史牴牾舛訛也按通鑑考異證歐陽史
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事之類甚衆今此書皆不及之特
證其字之脫錯而已又善本未必皆然 又五代會要
三十卷晁氏曰皇朝王溥等撰采梁至周典故纂次建
隆初
上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下